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香祖筆記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壽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員外郎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駱鐘球

香祖筆記卷十

刑部尚書王士禎　撰

昭王南征其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沙蟲疑是誕罔語耳然世頗有此事如望帝化杜宇牛哀李委化虎郗后化蟒李林甫化牛之類清波雜志載章惇化猫泊宅編載馮拯化驢甚異不知盧杞柳璨蔡京秦檜史彌遠嚴嵩之徒又當化何物耳檜墓在金陵城南牧羊亭至

今呼為狗葬則其化韓盧必矣

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後世乃有故實暗合者可為一笑常秩治春秋學著書數十卷後以王安石薦起安石不喜春秋秩遂諱之時兩河告饑詔青苗錢權行倚閣或戲秩曰君之春秋亦權倚閣乎故予謂秩與秱放皆穿窬小人而無識者猶載之隱逸傳不大謬耶

廣東廵撫石文晟疏言番禺縣已故儒士李無械妻何氏年百有一歲例請旌表下禮部議允行

李義山對雪詩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點謝莊衣雖非上乘語然尚不失雅馴𨻶客揮犀載羅可二句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膚則晚唐五代惡道所謂下劣詩魔者也雅俗之間不可不辨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為冬住又云唐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吾鄉三十年前冬至節祀先賀歲與除夕元旦同近乃不行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乙酉夏二東多

疫忽有鄉人持齋素者言以五月晦為除夕禳之則疫可除一時村民皆買香燭祀神祇祖先亦妖言也

康熙乙酉五月十八日大風從西北來先以黄氣繼以赤氣氣過而風晝晦大樹皆拔蒲臺縣之陳化鎮有三人同行風至伏田間及風息則三人伏處皆成墳如新築者三人皆死其下又人家造屋三間初就忽移置五里外梁柱瓦甓如故此與丁巳五月朔京師之風同

後漢書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龍有從兄陽夜

姓也

放翁筆記謂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然則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當是舉手耳然何以云長揖耶

梁園風雅明雍丘趙彥復微生臨清汪元范明生所撰自李獻吉何仲默王子衡高子業以下凡八人義例嚴潔予嘗勸宋中丞牧仲合劉欽謨中州文表刻之吳中以備河南文獻乙酉六月適寄到風雅新刻本乃嘉定

門人陸廷燦較刋者予笑謂座客曰吾為朋友誤則善矣吾鄉文獻乃聽其放失可乎故嘗欲輯海右六郡前輩作者遺集五十家斷自洪永巳來如許襄敏彬黃忠宣福泰褱毅紘馬文簡愉劉文和珝毛文簡紀王叔武宗文靳兩城學顔藍田玉夫殷近夫雲霄穆文簡孔暉邊尚書貢劉希尹天民許尚書成名王文定道殷文莊士儋馮閭山裕子汝强惟健汝行惟敏汝言惟訥李滄溟攀龍李伯承先芳蘇侍郎祐楊太宰巍劉範東隅吳

太宰嶽峨少保繼光子子冲澹龔方洲秉德于文定慎
行兄厖眉生慎言郭魯川本傅金沙光宅于念東若瀛
李愚谷舜臣李中麓開先邢子愿侗公文介鼎弟舉人
浮來彝馮文敏琦鍾尚書羽正謝茂秦榛許殿卿邦才
從叔祖伯石象艮季木象春高孩之出鄒養浩頤賢先
伯父侍御府君與脩盧德水世㴶王湘客若之劉節之
孔和張元明光啓徐東癡夜董樵谷樵輩擷其菁華都
為一集守官京師四十餘載匆匆未暇今歸田矣而髦

及之耳目神理非復故吾不知斯志能終遂焉否也聊志此以俟他日乙酉六月廿二日西堂書

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

史亦然　平妖傳多目神借用呂文靖事指使馬遂乃北寺留守賈魏公所遣借作潞公耳鄭毅夫有馬遂傳嚴三點已詳予居易錄

靈寶許氏塋在縣東數里背岡阜面黃河以河北中條山為案裏毅公冢在西莊敏文簡而下諸子孫以次而東形勢極河山之雄壯蔡京葬其父於杭之臨平以錢唐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尤據江山之勝然京與其子攸脩輩皆不得其死堪輿之說其足恃乎亦存乎其

人也

筆記言宋時前輩遇通家子弟請設拜旣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又蘇黄晁張門狀皆手書又前輩與人書言除批答門狀外未嘗自書昔人於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今後輩不知先進遺風者多矣

青浦縣有地名孔宅相傳隋蘇州刺史孔子三十四代

孫禎葬先聖衣冠處乙酉
南巡駐蹕松江府
御書聖蹟流徽扁額及二陸祠董其昌家祠芝英雲亂扁額
頒賜
諭其昌孫侯銓州同建中送吏部先用得荆門州皆曠
典也
余前記梵書薜荔為餓鬼又按酉陽雜俎云人犯五千
惡為五獄鬼萬惡乃墮薜荔也

華山王泉院山𧂐亭大石旁有無憂樹四酉陽貝編云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亦蘭稱侍女花之類

荆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巧衣者奇矣而出於市井之流尤奇之奇

宋靖康間東京織帛及婦人首飾皆備四時如桃杏荷菊梅花之屬謂之一年景予昔使東粤過顫報謁丁鴈水憲僉留飯園亭時甫過上元數日瓶中插雜花如桃

梅桂花佛桑之屬皆盛開予戲語鴈水君可謂四時之氣具備比過嶺則芭蕉隆冬亦不凋始知摩詰雪中芭蕉未可輕議特粵中雪不易得耳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啓與手簡駢緘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叙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為劄子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歷中先達名人與諸祖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啓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來乃易為寸

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放翁云漢嘉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余昔過嘉州考圖經明時止有會江門一株熟時專供蜀府他即無有獻賊亂蜀後并此一株亦不復存矣

宋寫書多用蒲圻縣紙今殊不聞

宋人詩至歐梅蘇黃王介甫而波瀾始大前此楊劉錢思公文潞公胡文恭趙清獻輩皆沿西崑體王元之獨宗樂天然予覯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

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迴非南渡以後所及今人耳食譽
者毀者皆矮人觀場未之或知也

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釚寄西村集集凡二十八卷其
鄉先輩史鑑明古著也明古成化間高士與沈啓南齋
名而與吳原博王濟之李貞伯友善為三原端毅公所
知按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
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而吳文定為明古表墓止云曾
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然當

時胡為而有此說遂傳千古之疑此集是陳仲醇繼儒選

後漢嚴光傳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今臨淄縣南十里淄水上有釣臺傳是子陵故蹟而與七里瀨釣臺隱顯逈别此水一號龍女水又名裙帶水

澠水燕談記王黄州題孫僅文編云明年再就堯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繼兄何復第一世以元之為知人予昔在京師丙辰榜後常熟歸少詹孝儀允肅以舉子

下第留京師每徒步造予寓舍以詩卷相質予語之曰君書法既工而新詩無一怨尤憔悴之語將來必狀元及第己未臚傳果第一又丁丑常熟嚴實成虞惇癸未閩縣趙書山晉予皆決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二君皆予門生也

慶歷中蘇子美進奏院祠神事起無敢救解者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之歐陽兖公作蘇氏集序云嗟吾子美以一

酒食之過至流落以死正用韓公語而誌中不載其事
田告字象宜篤學有文少學詩於陳希夷東遊過濮客
於王元之會河决著禹元經三卷已而得水樹於濟南
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答曰負鼎叩角顧廬
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决高
蹈箕易遇睽因自號睽叟從學者常數百人淳化中韓
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及門而卒皇祐中濟南𦍨書
裒其文四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

今明水在章丘城南土鼓縣故城西亭山縣東北曰淨明泉在百脉泉西北即繡江之源也齊乘云朗公谷諸水東西伏流西發趵突東發百脉所謂金霏碧滜韻琴筑而味肪醴者也此吾鄉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懽錄遺之夏日雨過讀澠水燕談得告事因略述水經注元和郡縣志齊乘而著於篇

皇祐五年王汾擢進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免解進士例當降甲仁宗覽家狀曰汾先朝學士禹偁曾孫遂不

降甲後又以元之孫趍陛朝籍元之以直道不容於太宗而仁宗特擢其孫與蘇黄黨禁於徽宗而其孫與甥皆見擢於高宗事同直道固不終泯而仁宗高宗之憐才亦古今所罕覯也汾本名元宗字彦祖以夢改名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襃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納祖擇之言改封衍聖公至今因之

左必蕃廣州順德人由監察御史出知揚州府乙酉

上南巡嘉其清節持擢太常寺少卿以難其代仍
命知府事
宋初文士稱高梁柳范謂高弁梁周翰柳開范果也在
楊劉之前而人多不知
祥符中劉僩為陝州司法叅軍廉慎至貧官罷無以辦
裝賣所乘馬跨驢以歸魏野以詩送之云誰似甘棠劉
法掾來時乘馬去騎驢真宗祀汾陰見野詩嘆賞久之
時僩為江南幕官召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興縣後有

差除上曰得如劉偁者可矣不數年亟遷主客郎中令博與名宦不知祀偁否錄之以備遺闕云右見澠水燕談錄

乙酉自濟南至青州諸郡縣皆有狼災

李石續博物志言劉亮合仙丹得白蟾蜍白蝙蝠服之立死又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鵶食之一夕大泄而死又云丹水有石穴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其自相矛盾如此

薏苡一名簳珠

續博物志言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伏生按漢書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非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今樂安縣）事伏生授兒寬寬又授孔安國其源流如此非以掌故往受經者也志又云漯水有伏生墓亦非漯乃獺之訛

磻溪在鄗而李石云磻溪在汲郡有太公泉太公廟附會可笑

人死為鬼鬼死為聻李石以聻為滄耳虎音積又有伱音指物貌禪家有此語

飛廉紂時諸侯民以為惡獸頭似羊又以為神禽頭似鹿此亦以檮杌為鯀之類又方書之漏蘆一名飛廉

高麗人參贊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椵木葉似桐甚大而陰多人參生其陰人參譜

上金謂之紫磨金劉迎詩紫磨金餅瞰扶桑迎字無黨萊州人

湘州記蔡子池南有蔡倫舂紙臼今成都萬里橋西江岸有薛濤造牋石臼或云是蜀府造牋處

楊汝士於楊於陵座上賦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嘆伏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在洛中裴晉公夜宴汝士詩云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失色此本一事而重複誤書之耳按裴白在洛與劉夢得多倡和聯句裴詩所謂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是其事

也是時文宗太和七年癸丑白罷河南尹再授賓客分司八年甲寅裴為東都留守開成元年丙辰劉分司東都楊汝士東川節度使二年丁巳留守裴侍中修禊於洛合宴舟中先是太和五年元已薨於武昌安得與樂天汝士同在洛中飲宴賦詩耶小說之不考而妄語如此可笑也

癸辛雜識記宋十五帝御押太祖亟立元押太宗𠁅乍元押眞宗闕仁宗白今益都孫相國沚亭建銓類山雜記所錄

鳳凰嶺玉皇宮石刻宋四聖御押殊不同太祖尼太宗又眞宗尼仁宗泐闕並載之以備參考

白氏文集記云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寘東京聖善寺鉢塔院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一寘蘇州南禪寺千佛院澠水燕談云廬山寺白集七十卷廣明初為高駢强取去後四十年有王長史者徧求善本較正而藏之尋又易去頗多舛謬眞宗詔取至都下命侍臣以諸本參訂繕寫付寺僧謹藏之眞宗可謂右文之主也

鄰幾雜志雄霸間塘泊冬月載蒲葦皆用凌牀雖官員亦乘之今京師之俗猶然謂之氷車

太倉崔華字不雕予門人也工詩畫嘗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予極愛之呼為崔黃葉歷城族子苹字秋史壬午舉人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予亦呼為王黃葉初予少年和李清照漱玉詞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劉公㦷體仁戲呼王桐花鄒程村祗謨云崔黃葉自合作王桐花門生耳

同年祁工部珊洲文文官盧江令有絕句云昨夜東風吹雨過湔江春水長魚蝦予戲之曰古人警句例標美名欲呼凡作祁魚蝦必不樂受奈何因憶宋人有呼梅聖俞為梅河豚者敢援此例一座皆笑

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今不知撮白為何語石林燕語又謂之引黃

鯾魚產青萊海上珍異為海族之冠南史有餉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今京師以此物餽遺率作鮑魚則訛作

秦始轀輬中物可笑又一郎官餽歲單有燒鴉見之愕然徐問之乃鴨之訛耳

李贄極稱武曌馮道亦猶丁謂以曹操司馬懿為聖人夏竦美李林甫相業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如此

周密記德壽宮中秋賞月之所橋用白石甃之瑩徹如玉以金釘鉸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几御榻瓶爐酒器皆以水精為之水南皆宮女奏清樂水北皆樂工吹笛此視明皇月宮之遊豈有人間天上之異又桯史云德

壽在北內孝宗將以元旦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一進於內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云云亦奇物也

東坡十歲讀范滂傳慨然太息願效之山谷晚謫宜州為宜倅余某之子滋滸默書范滂傳才忘二三字孟博一傳槩括蘇黃始終乃爾志士仁人千載而下猶為感憤山谷書范滂傳後藏趙忠定家事見桯史

癸辛雜志云治喉閉用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盡驗

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濉有鈐下一老兵妻患此垂殆如法用之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數升立差又治眼障用熊膽少許以淨水略調盡去筋膜塵土用氷腦一二片痒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筯點之奇驗赤眼亦可用

陸務觀作姚平仲傳言隱蜀青城山時出至丈人觀紫髯郁然走及奔馬癸辛雜識又云李次仲遇姚平仲於廬山豈晚又出蜀遠遊乃至吳楚耶

周公謹述括蒼陳坡言治痘瘡色黑倒靨唇口冰冷方用狗蠅七枚擂碎和醅酒少許調服移時即紅潤如舊冬月蠅藏狗耳中又治痘毒上攻内障方用蛇蜕一具淨洗焙燥再用天花粉等分細末之取羊肝破開入藥末於内麻皮縛定泔水煮熟切食之旬日即愈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用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顔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泰誓孔傳訓皇為前

宋人書感激曰感磯取孟子是不可磯也注云磯激也義與激同然亦鑿矣

荆楚歲時記河鼓謂之牽牛黄姑即河鼓也古詩云黄姑織女時相見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渺在河之陽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則又以黄姑為織女不知何據

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艷詩江左化之謂之宫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今觀

王臺新詠所録皆靡靡之音正足推波助瀾何區雅鄭

此集予在京師曾見宋刻今吳中寒山趙氏翻刻本可謂逼真

唐初御史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又云武后革命恐人心不附供奉官正員之外又置裏行御史遺補有車載斗量之謠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

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於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録之以示子孫

隋時天子及貴臣多著黄紋綾袍烏紗帽百官皆著黄袍及衫出入殿省見大唐新語臣下得著黄亦太僭矣至唐始有紫緋青緑之别

莊子與釋氏不甚相遠唐傅奕精於莊老而力詆佛教殆不可解

握拳透爪世但知顏魯公獨異志云晉中書令卞忠貞殉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面色如生兩手皆拳爪甲穿於手背與魯公同

唐文皇病痢諸醫不效金吾長史張寶藏進方以乳煎蓽茇服之立差

唐玄奘法師摩頂松在齊州靈岩寺師取經西域歸始住長安洪福大慈恩二寺及宜君玉華宮譯經耳靈岩屬今長清縣圖經但以為佛圖澄卓錫之地而不知玄

奘故著之

後漢馬略閉户讀書十年不出三日一食鄉里謂之潛龍此在卧龍之前

宋宇文伯修藏一古鼎款識曰輦酌宫按班書宣帝紀常困蓮勺鹵中如淳注蓮音輦勺音灼縣名雍録曰漢蓮勺縣唐之下邽縣也元和志曰下邽東二十三里有蓮勺故城然三輔黄圖雍録所載漢宫殿名甚詳無所謂輦酌宫者蓮勺諸書皆言縣名亦不言有宫著之以

侯博雅如劉原父者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參譜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俟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拜之空首拜也二說互異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

新唐書如近日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史記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右王楙野客叢書中語得詩文三昧司空表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郭忠恕著佩觿汗簡二書竝載宋史藝文志而汗簡不傳於世今秀水朱氏有鈔本六卷吳門新刻過古可寶也首有李建中題云汗簡元闕著撰名氏因請見東海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字部末字注脚趙字

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後有天禧二年七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序又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為山碙葉君題汁簡後是書所援据自古文尚書以下凡七十一家多今世未見者

嘗見人家竈側多促織竊疑之偶讀酉陽雜俎云竈馬狀如促織而稍大好穴竈側竈有馬足食之兆

濟南明湖蛙不鳴濰縣無蟬或閱數年間聞其聲則置酒競往賞之以為異事

段柯古云竹譜竹類三十九按戴凱之竹譜乃七十餘種

宋英宗守文令主然其知人之哲尤不可及舊制御史闕令中丞及翰林學士知雜迭舉英宗内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為監察御史裏行如此用人雖唐虞三代盛際何以加之使神宗能守家法何至王吕輩紛紛亂天下耶御史裏行始於唐初迄宋尚仍之不改

政和間以詩為元祐學術御史李彦章遂上疏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請為科禁至著於律令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紕陋一至於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之餘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於歐蘇間自成一家亦可槩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葉石林云晉宋間佛教初行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宣和崇道教改沙門曰德士道人德士正是絕對

避暑録言呂文穆蒙正為父寵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為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文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之説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并龍門僧亦湮没不傳可惜也

勞山多耐冬花花色殷紅冬月始盛開雪中照曜山谷彌望皆是説者謂即南中之山茶然花不甚大所云海紅花是也

趙俊字德進歸德人宋為南京偽齊劉豫起為虞部員外郎者三以告强畀其家卒力却之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此亦一陶淵明也又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為恥碑文但書甲子見懶眞子古來如謝康樂宗少文輩癖好山水者多矣明臨海王恒叔士性宦遊所至輙登臨山水間窮極幽奥作遊記數十篇江陰徐霞客終身於遊至歷絶域徼外無不窮其奥可謂好事者矣予同年吳君順治末進士嘗遊武林

宿留數月始歸予詢以西湖西溪諸名勝曰皆不知也詢其未往遊之故則大笑曰吾跋涉水陸二千餘里豈為山水往耶予為先兄西樵言之以為人嗜好逕庭乃如此

石林避暑錄述景修言往以九月望夜道錢唐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時已夜分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蘂蘂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不勝寒索衣

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以為平生得此無幾此一段文字非東坡不能道景修姓張字敏叔常州人也

唐望江令麴信陵詩予向從萬首絕句得三首錄之頃又從王楙叢書見一聯云臺笠看山雨渚田耕荇花語最工而不得全篇

晉簡文帝鄭后諱阿春故晉人謂皮裏陽秋孫盛晉春秋為陽秋梁武帝小名阿練改練為絹今絹布之絹俗罕知其為練矣

鳿夷河豚也𢹂蒲海蝨也西施舌海燕所化久則復化為燕鯢三腮鱸四腮

富文忠公不以文章見長康節外紀載其過堯夫一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絶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串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頗可誦

馮元成雨航雜録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知道弇州如秦楚強遂稱王此二

語最是確論

香祖筆記卷十

香祖筆記卷十一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光庭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據此則集賢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於五代可信不疑

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二此葉少藴所記尚有李文定龐頴公二人皆未及八十

洎宅編歐陽子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為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為泉甘而酒冽今讀之實勝原句此碑予乙丑過滁琅邪山見之搨得數紙

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是為聯句所起此說甚新然不知有據依否

異聞錄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貞公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異聞錄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五年再閏為閏雙今止謂三月為一季耳

七夕之說自三代以來相沿舊矣宋太平興國中詔以七日為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後多以六日為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於何時右見異聞錄按東京夢華錄

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竝無初六為七夕之説

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

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霨居内閣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熙在内閣二十年二公皆為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尤為

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書之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繖其後通及宰相參政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為席帽按此製似古婦人羃䍦今眼紗之類而名為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

負琴而從覩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於肩後但不似羃䍦掩面耳殊近裁帽之製而謂纀與帽為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横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子謂以歹為石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

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唐謂之花書

唐人科場率多請託主司多隔歲預定乃至榜帖亦有

令舉子自為者摭言所載幾同兒戲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質為相其姪杲夙受知陶穀竇儀而不敢就試李昉為相其子宗諤唱名辭不入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先進遺風與明王忠肅王端毅二公輝映前後良可敬也若秦檜張居正之徒則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為恥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

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亡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輙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棗相沿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謂交州也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於富貴而其胸懐蕭灑乃爾亦奇又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臯主人亦以詩名刻白燕棲詩若

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
本朝文教之盛
佛果禪師云閻浮提雨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饍也乙酉春無雨雪四月閏四月麥秋將届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恒雨之懼兜率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

也

馬永卿云曾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紨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紨紨音敷數作紨必有據依當詢之攻六書者

臧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懶眞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譏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葢紇字之訛

黄山谷名庭堅皐陶字也或曰即高陽氏八才子之一

字曰魯直懶眞子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曰魯直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而不妨搆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於應命眞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服前輩如此葢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栁開穆修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啓漢高耶

田元均爲三司使性寛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温顏强笑以遣之語人曰爲三司使數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靣

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賞答啓云恭惟某官笑靣如靴葢用此語不惟欠雅馴亦本非佳語而援以為贊頌之詞謬矣

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氣閉即蘇見避暑錄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為閣學按閣學之名起於宋宣和末陳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

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劉原父貢父博雅為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集不傳故後世之名出歐蘇下耳如石林拈原父詩句云涼風起高樹清露墜明河此亦何減玄暉仲言襄陽蘇州耶

菌毒往往至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予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紹宗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一日得佳

菌烹而食之皆死予常與人言以為戒又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周體觀伯衡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庶吉士出為給事中外補饒九南道副使與施愚山閏章同為江西監司又同年也其風流好事略相似有過黃州絕句云不見當年劉克猷子壯己丑狀元西風吹淚古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故驛樓殊不愧古人也予兄叔子士祜重

經采石感懷曹梁父二絕句云憶向江干惜別離黃昏石壁共題詩今來寂寞空江上獨酹青蓮夜雨祠禪榻何人對寂寥短檠和淚雨瀟瀟若為灑向寒江裏月黑雲深欲上潮亦不減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遊其兄淼字滄波與予善

時聞西牕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楊慈湖詩也松枝落雪滿琴絃倪雲林詩也鯽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四月天忽憶戴顒牕

户裏櫻桃風急打琴絃予在廣陵時詩也此詩今不存集中

時有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為巡撫時黷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必孳孳於此某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多多益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二首被用盧獨

取八首時號為八詠盧郎此謂哀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吳元濟黃巢輩後人有為立廟者是非羞惡之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錄朱全忠子孫梁莊肅方監在京倉上言全忠唐叛臣錄之何以示勸仁宗善之遂見擢用梁固賢矣仁宗眞聖主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籠門

刻書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謂唐柳玭家訓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巳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

也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故舍於鴻臚寺今之白馬寺即漢鴻臚寺舊址後遂以名浮屠之宮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龎頴公神道碑其家潤筆衆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予生平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眉菴集一部相餉耳宋時至有督潤筆者不以為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十萬今則謏墓之

金殆絶響矣

黄生某廬州人遊於吾郡偶以偏方療疾皆效記其三云治痞積方用大蓖麻去殼一百五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觔二味同入油内浸三晝夜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便後以甘草湯盪洗過用五棓子荔枝草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荔枝草一名癩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麻紋壘壘竒臭者是治血崩方用猪

鬃草四兩童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温服猪鬃草如莎草而葉圓淨洗用之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亦有所本

後人妄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類為世口實惟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成對又精切確

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王迴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為祜目擊時事而作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眞事者不可枚舉如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

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即祜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作皆追詠天寳間事何獨疑於前二詩耶

先大父方伯贈尚書公手書遺訓有云吾既無厚遺而使汝輩過營喪葬之費心殊不忍虛地上以實地下又所深懸云云葢本漢貢禹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之語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俗謂

妻之父為丈人其來亦逺裴松之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晜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不以為怪矣

安祿山生於南陽時李筌為鄧州刺史夜識東南有異氣於村落物色得之慘然曰此假王也座客勸殺之筌不聽後有罪當刑節度使張守珪奏於朝亦不殺遂釀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不死也豈亦運氣使

然耶筌即注陰符者

唐蔡京假節邕州道經湘口泊浯溪中興頌所傴俛不前題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此詩未收浯溪志予昔撰浯溪考亦遺之偶讀雲溪友議追錄於此用補向來之闕

夜夜月為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匡詩也匡以詩干李林甫反遭斥辱雲溪友議具載其事而未見全篇升菴補作塞上曲極工今載集中

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時預同年讌會東歸後有寄友人詩云當年曾記鳳城頭比舍相過盡雅遊道政里中人似璧善和坊北月如鈎閒邀師子尋新曲醉遣猧兒亂酒籌今日相思一彈指坐驚花事到黔陬後數年理揚州寄嚴州詩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將愁思寄嚴州新安江水千餘里何處天邊風露樓皆有本事今思之已四五十年如前塵昨夢二詩皆不載集中故追錄

乾州武則天陵墓過客題詩訕笑者必有風雷之異利州乃武生處今四川廣元縣是也嘉陵江岸皇澤寺有其遺像乃是一比丘尼予過之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塔瑆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益用洛陽伽藍記瑆光寺尼工奪塔之語以譏之且曰爾果有靈不妨以風雷相報已而晴江如練微風不作項刻百里豈老狐獨靈於乾陵不靈於利州乎記之發一笑李義山亦有二絶句自注云感孕金輪處

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與子關節交通不以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迴避如沈絢尚書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違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為宗族之私恩也今迴避之例雖嚴然亦有可議者如翁壻舅甥不相迴避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凡子姓一體迴避如平原同年張良哉 究臣 為國

子監助教三科皆供事會試外簾其子與宗姓三人引例迴避遂淹滯十年之久詎非傎乎唐人著族惟聞喜裴氏滎陽鄭氏稱眷不稱房吳興沈氏則稱棨不詳所始

予既選刻邊尚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其七世裔孫紹祖請於當事為公奉祀歷城諸生張逮字澄源邊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於臨邑故家得魏允孚刻本為重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祠宇置祭田可謂好

事喻義者因書之 乙酉七月廿一日記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昆陵惲壽平金陵王槩筌派也二派並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槩字安節詩人方文盦山之

壻與兄着字宓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著初名尸縣初名丐後改今名亡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子婦文俶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愛摹詰黄梅出山圖筆談以為黄梅曹溪二像氣韻神檢各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乃知其妙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名韞珠刺繡工絶為西樵

作須菩提像既又為先尚書府君作彌勒像皆入神妙

又為余作神女洛神浣紗杜蘭香四圖妙入毫釐蓋與

畫家同一關捩今有以土塑木雕為人作小照者往往

逼真亦絕技也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藤棍雙引喝

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不喝道

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明代閣臣入直

呵殿至闕禁中今則棋盤街左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

人亦無廻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徐敬菴旭齡由僉都御史廵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籐棍此舊例也

凡廵撫入京陛見多乘二人肩輿亦不開棍喝引

沈存中謂楚詞之些蓋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三字之合也蓀即菖蒲蕙即零陵香茝即白芷又云杜蘅即

馬蹄香今偽作細辛用

沈存中云蘄州大薊芨如車蓋因言揚州宜楊荆州宜荆按揚州字從手子雲姓正此揚字又古侯國名今山西洪洞縣是也如沈説則州名當從木非是然存中號博物不應有誤當更考之若丹陽亦稱丹楊則自孫吳江左已來舊矣

存中又云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今南人食笥有苦笥淡笥二種淡笥即淡竹也或謂淡竹

別自一種蓋因本草別疏為一物耳非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

晏元獻為相求擇壻於范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即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賚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

通好云云不知何據

談圃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龍城錄載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為同學從受八體書既登極訪宏隱去不見此吾鄉之嚴子陵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與妻皆達禪理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

君俟諸子至未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而諸子至次尚曰吾亦行矣即趺坐化去孫革老為表其墓此與龎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渭父寧龍城録則云餗父名奭字師道才吏也五十歲棄家隱伊陽鳴臯山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山中人言其仙去子餗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予為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出處按

洛陽伽藍記柰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衒之釋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天下梵刹皆以内典字義為名予昔奉使四方見亦有不盡然者如太湖道中有釣魚寺成都青羊宫本桃花尼寺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思竹故名亦可異也

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皤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入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濠州含桃閣下劚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有銘云云見墨莊漫録按乾興乃真宗末年年號此書在薛居正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尚有傳本否也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徼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

去病北齊斛律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
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高敖曹壠種千口羊泉
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唐王智興三十年
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
霜獨我知宋曹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
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
眼明猶識陣雲高堂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袍
岳鄂王飛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明郭定襄登甘州

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邊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
平生馬少游湯肎勳苜蓿含花草露斑奚奴攖攖出沙
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十二閑直内銅符初上
徼征西鐵甲未東還可憐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犖
山戚武毅繼光晝角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
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玄戈銷殺氣未
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右
偶舉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

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孰謂兜鍪之流衹解道明月赤團團也唐高崇文誰把鹘兒射鴈落白毛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並謝胡撒鹽之句

元祐間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遇風引至一島見有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神觀清臞左右環侍白袍烏巾者約三百餘人自言皆中原人唐末避亂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山巔一亭

榜曰笑秦問老人為誰曰唐相裴休也山中生人蔓甚大多如人形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鬼神所護惜不可經涉海洋山中金玉任爾取之又云楞嚴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復令人導之登舟轉盼之頃已至明州矣右見墨莊漫錄人參譜

天平山僧得蕈一叢煑食之大吐内三人取鴛鴦草啖之遂愈二人不敢竟死鴛鴦草藤蔓而生黄白花對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可葢沈存中良方所載

即金銀花也又曰老翁鬚本草名忍冬先方伯贈尚書

府君羣芳譜云一名鷺鷥藤又名金釵骨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頴濵晚居許田然東坡卜居

陽羨而葬郟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鶠德符

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竝

居頴昌陽翟為許黨之魁時號戊己四先生蓋是時東

坡及黄秦之歿久矣而黨論猶未息此蜀洛諸君子賢

知之過毋乃為紹述諸壬人所笑耶

墨莊云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泠凡三十餘處予按濟南七十二泉其名具載齊乘實不止三十餘也又云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竝傳

王安石嘗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即反之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

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云柳出歐陽而為怪醜惡劄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書其弟公綽乃不俗予昔兩至成都謁武侯廟廟有裴度撰碑公綽書也

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贍張谷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閒有關珪關瑱梅鼎張

滋田守元晉知唯桐栢張浩河東解子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乙

藏書之富有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譙郡祁氏晉收彦和賀鑄方回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册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為氏罷者固好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為是如漢志至玄孫氏為莊王是

也以飛為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當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云某惶恐叩頭死罪又孔文舉繁欽陳琳諸人皆用之則非自右軍始矣

世疑桑欽著水經成一家言何以後漢文苑不為立傳陸儼山引漢孔安國傳徐敖以毛詩傳塗惲子眞子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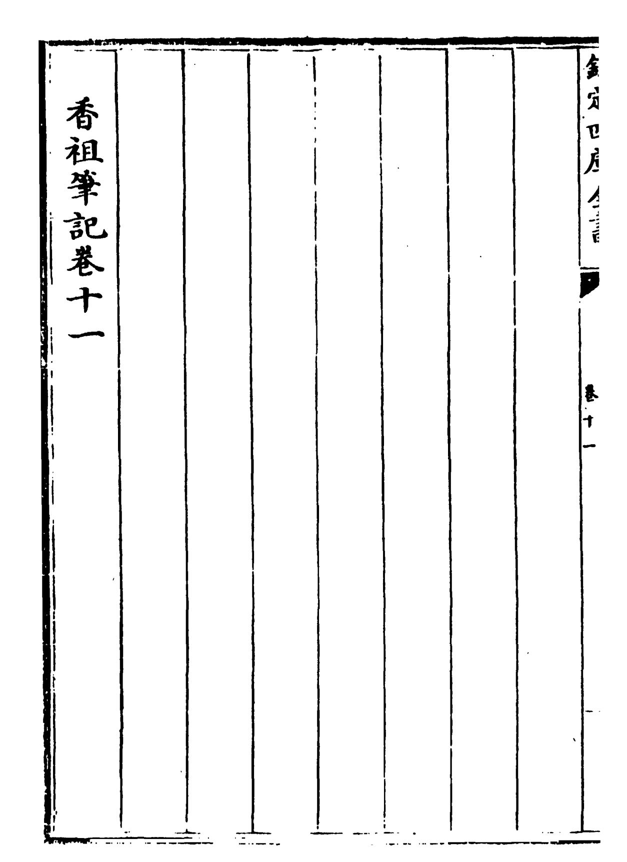
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

康節外紀云邵某與常秩同召某辛不起又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引對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不知永叔何為取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也按常為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而霏雪錄以為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

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

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即此杜常也



香祖筆記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香祖筆記卷十二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劉眘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嘆眘虛之長不止於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政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

人半妝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廸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為詩不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詩升曹祭酒我肴禾為撰精華録意存簡貴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穀多矣

朱少章詩話云黄魯直獨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言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啜蔗漿棗湯之為愈也

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劒狀則是神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怛悉謀維州一事悠悯神人其黨李宗閔

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猶然不難辨也自蘇頴濵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灘鸂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鴟梟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抃工於詞曲晚作壽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於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予序之而未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為之憮然聊復論

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緱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為本色當行

何大復平涼詩云惟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莫中江以為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誤也

濟南府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萬歷間耕者得片石於田中刻讀書臺三字乃蘇長公書也按元遺山濟南行記以為宋張公掞讀書處掞舉進士仁宗朝知掖縣奏

免登萊租稅後以户部侍郎致仕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貫之通易太元陳執中薦為龍圖閣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云

徐渭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窰注以東吳水春風鎖二喬字亦怪醜予少喜渭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

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

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東平陵城唐之全節縣也即古譚子國詩所謂譚公維私者也故城址尚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矣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後山云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

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亳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耶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為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温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靺鞨黄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斧鑿日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語云棗不救儉言歉歲不宜棗也康熙甲申歲仍儉而棗倍収乙酉歲豐棗亦収語不皆驗

寒食麪臘月雪為糊則不蠹宋王丈憲家以皂莢末置

書中以辟蠹

王弇州觚不觚録云親王體至尊於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曾王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當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按宋朝儀親王班宰相之下已乖大體況以天潢之尊降而稱晚生門生乎其蔑越已甚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江陵婿大璫馮保刺稱晚生以江陵之薰灼至使羣臣

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媚璫乃如此可謂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御史於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銜名帖即陞遷至大官仍稱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為副院令梅少司馬桐厓鋗為御史掌京畿道後九年予為掌院梅已為副院猶稱晚生及出為閩撫不改也金少司寇璽亦嘗為屬同時為副院亦稱晚生及出為楚撫則改稱侍生

不知用何例也

各道御史掌道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惟協理則總憲批委遂多趨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則人競趨之臺規不肅為日已久予為掌院凡協理一按俸次先後不許越次至内陞京卿初薦常百子巽聖後薦李質君斯義陳大年齊永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無所容其營競後常至大理寺卿陳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為福建巡撫此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而前後

皆不盡然

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弇州謂三品已上則不復敘然予見王大宗伯涓來（澤弘）為吏侍杜大司馬肇余（臻）為尚書每相遇杜執弟子禮益恭此盛德足以風世也弇州又言常熟嚴文靖公（訥）以嘉靖甲辰會試分領詩經房瞿文懿（景淳）以本經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芳）亦以本經中式皆不稱門生不可解也

明舊例五部尚書避大學士惟吏部尚書不避相遇則

下輿而揖今吏部亦與五部尚書同矣弇州謂蒲州楊襄毅公爲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遠避後起掌兵部亦然

明舊例太常光禄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弇州議其非今無是矣即遇尚書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以至内閣中書舍人遇尚書都御史亦分途抗行不避不知何説

弇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勲治扇周之治商嵌吕愛山治

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

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東坡以黃連煎湯調輕粉醮筆頭候乾収之山谷以川椒黃蘗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又東坡作墨以高麗煤契丹膠為之

倪雲林每作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録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鴈題詩小著行

又顧阿瑛題丈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牕時風致不減雲林

昔在京師從宋犖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為賦詩以為張騫事非是妮古録云曾見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着髮衣領花繡縈鬣種種精細馬腹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琶上刻碧山二字

羣碎録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裹

袱之類宋眞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較包以斑竹帙送寺嘗於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内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内典云福不唐捐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畧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説摩詰子美長吉子瞻詩九種耳

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克仲温在試院卷尾以
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然閩中
實有此種紅如丹砂

明仁宗賜禮侍金問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册遭回禄失
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宣宗促命内侍補
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料撿内府藏書
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者盖鼎革之際散軼
不可勝道矣

王介甫狠戾之性見於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天性之語叙述漏略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屠隆長卿令青浦梁長魚伯龍過之為演浣紗記遇佳詞輙浮以大白昔袁荊州籜菴于令自金陵過予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十矣曲載紅橋倡和

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亭年亦八十

司馬子長采左氏内外傳國策世本以為史記楊用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成都碑目費著器物譜蜀錦譜蜀箋譜以為蜀志昔人謂可以為修志乘法予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璿璣詩圖劉九經鄗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别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

流下瀟湘去何前後矛盾如此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篆籀畫屋

李義山記滎陽鄭瑨官象州得怪石六輦運以歸費俸錢六十萬後還長安無居宅妻兒寄人舍下余讀而笑之既稱廉吏安所得六十萬錢欝林石殆不如此

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絶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風燕

乍晴天年來愛作團欒語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閒予家居而第三男啓汸官文登廣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眞不減子由彭城逍遥堂絶句也興觀羣怨學詩者當於此等求之

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樹其文黑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為又吕東萊蓄一屏帶中有月影過望則見范文正家一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某時則碁中明如月又季鴈山一爐蓋上

有十二孔應時則香出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為周密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緑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松雪為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嘗著癸辛雜識雲煙過眼録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許渾之丁卯橋

康熙中嘗

命畫苑寫耕織圖

御製詩冠其上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於宋於潛令四

明樓璹作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逐段有

憲聖皇后題字

古人文章身後所託不一如白居易以轉輪藏唐球以

瓢劉蛻以冢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後百千年必有知

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

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乃以鐵索鎖之

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

頭城下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於其上

予昔奉使廣州親見蕇麻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書言西土甘草亦有成大樹者皆異聞也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愈毛穎傳之類偶然游戲後來作者遂多吾鄉賈公三近嘗輯滑耀編若干卷先王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晋刻之汲古閣又嘗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工楷法嘗仿吳彩鸞寫唐韻作

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磵芳名蓀為題絕句云簪花舊格自嫣然顆顆明珠貫作編始識彤鸞眞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文字嘗手評沈文一卷又有詩贈之云細筆猩紅絕妙辭掃眉應下拜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昭容字婉兒

門生沈磵芳又云康熙壬子為河道總督請主任城書院有諸生饋墨數九云是土人所製形如堀九磨之甚黝黑則究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惜予未及見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有一祠竝祀文信國及元巴延養濟院則祠嚴嵩為土地皆不知起於何時

硼芳嘗與友人汎西湖未幾雨作座有請乩仙者至則書一絶句云才散笙歌罷緑么冷風疎雨上輕舠問予名字眞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叩之自云緑天仙子賈秋壑半閒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中之得靈氣者現美人身侍書於巾峰洞天冀日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

不侵遂醵金搆精舍其側自後數降乩與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忽空中有聲
舉頭視之見一人左手抱册右手持杖黄巾黄衫御風
而過頃刻漸遠猶見衣角出問市人亦多見之
硐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
粤東撫署即尚藩故王宫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
中空似有核而脱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

多略記一二如濰縣道中云人煙通下密橋路遶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内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尚夥予少時詩如送人知鄞縣云天晴眞臘樹日射灌門潮分賦莿名孔雀尾云未登嵇氏狀却號孔家禽贈徐東癡云湘君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過郡城云郭邊萬户皆臨水雪後千峰半入城舟中小飲云行藏略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餘亦頗有可存者今略識其概耳

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工巧過之玉珍建捣錦亭於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尚數里

又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糵羹乃以西山羅漢菜曲江金花魚為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為金人所追投金花於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倪雲林小畫一軸上題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

九成掾使於荆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别因九成徵予畫并賦詩剡掾學阮掾究然西晉風百年聊復爾三語將無同載酒來谿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雲樹煙雨滿春空淨因菴主瓚

沈石田摹大癡山水自題云山疊氣未闢衍迤勢巨窮溪壑互中涵草樹發青紅縹緲神仙居隱現金銀宫飛霞隅鸞鶴叢笙思閬風誰從此招手度我逍遥翁時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右二幅皆於濟南朱氏楓香閣觀

予於前卷太息郟縣仝軌之遇以為郃陽康乃心與軌前後皆以詩見知而有遇有不遇皆命也乙酉九月予歸田且近一載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録閲之則軌居然領解頟第一自喜老眼無花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尚存輙録於此與識者共賞之云華星炯炯羅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趨王公賊子曾公公從祖大羅天詠霓裳同萬歷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何況虞廷儀鸑鷟和聲應答唯笙鏞鶴

咲鶯啼瘖不發草間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濫餘論江
天颯颯羞吳楓新丈底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
聞面赤汗浹背進退交感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本聊
將耳學思擊蒙騃經詩史立忠義豈徒排比鋪陳工霧
夕芙蕖詫沈范區區兒女塗青紅劉生示我漁洋集南
海蜀道爭豪雄工部吏部水赴海白公蘇公金在鎔深
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蛟龍餘子我亦輕狹陋如
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遭公問緒業微言日日開心胷莫

訝投詩未相識平生一瓣曾南豐

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廪膳生某授徒學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怪醜每夜宿城隍廟下乃羣往商於鬼子欲其暮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諾然必得硃書符票如官司勾攝狀乃可衆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吳方危坐鬼子忽從窓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吳素識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嚇鬼子曰冥司符在豈誑耶挾吳自窓徑出衆驚視吳已卒

鬼子亦不復見

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處之别館夫人偵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座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吾郡遺丈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為瓌麗有淮南小山之遺風其序曰北渚亭熈寧五年集賢挍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葢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風雨

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挍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屋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於祠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乃徹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賦見雞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傳為北渚亭故址尚

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絶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栩無咎所賦果此地否因讀雞肋集而識之俟訪諸故老

俗人傳譌襲謬有絶可笑者兖州陽穀縣西北有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門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吴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鬨互控於縣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砞扺曰無恥犯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

悟也從姪鵷過陽穀親見之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
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水滸傳傳
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是為天罡是
為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孃子歌
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
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却與江

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無咎將别歴下詩云來見紅蕖溢渚香歸途未變柳梢黄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鴛鴦鸂鶒繞漁梁揺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依然飛下舊池塘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歌紅粉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揮淚逐金鞍譙郡對酒憶玉函山自注齊州西樓對此山云不遣西樓對此山宋譙頻綴副車銜今年重汚花前酒猶是揚州别駕衫

蘇頴濵從事吾郡作閔子祠堂記濼源石橋記又和孔武仲濟南四詠環波亭云過盡緑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古城据此則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疑鵲山亭檻泉亭檻泉即趵突也又和李誠之待制燕别西湖西湖即明湖之西偏曾子固詩亦稱西湖又西湖二詠又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云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罾魚徐石介之壻也又次韻李昭叙燕别湖亭又遊泰山四首

初入南山云茲人謂川路今黄山鋪已南至泰山皆名川路故其下又云嘉陵萬壑底棧道百廻屈厓巘互崢嶸征夫時出没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四禪寺靈岩寺嶽下又舜泉復發又答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又舜泉詩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師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問之其人云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麥

禾薦登泉乃復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為二池釃為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為詩使祠者歌之詩不具録

按李公擇亦為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頻濱集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耳公擇子由在齊正同時也

頻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於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

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子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録得其所著墨癖說及雜

書二篇録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九爲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詑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絶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吾大父始得两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三字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

説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罋不以墨也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

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
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曰
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
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
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
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
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又雜
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

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絶代之女郄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回徽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啟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

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横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簹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

又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師表

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蓋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

輟耕録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黄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與余少時所夢同而小異

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譽慶曩在京師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汪閣學文漪灝一聯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之

從叔祖洞庭先生象咸明末官光祿寺署正擅草聖崇禎

時嘗奉詔書御屏先王父尚書一日置酒召之酒闌諸孫競進乞書余時總角王父把酒命對句云醉愛羲之蹟余應聲對云狂吟白也詩公大喜以卮賜之

趙蝪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其一崇山大谿山水間多林木丹緑相錯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左者抱琴中有繡墩墩上有盤盞中横紅梅一枝堦下二人控馬立不知何謂也其一士女惜花圖叢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禧畫惜花春起早一幀似是臨摹

此畫上方有潘純張雨倪瓚錢惟善四詩錢詩云庭院無人春已深東風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頻有寄託于少時有詠梅妃減字木蘭花一闋云天然姿媚比似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淚點無文團老去恨煞無人能解賦我見應憐不索長門買賦錢意各別而語相似

康熙乙酉

命詞臣廣續羣芳譜羣芳譜者先王父贈尚書方伯府

君萬厯末被斥韓之黨齮齕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

異代乃為

九重所賞亦家世盛事不可不紀

世謂宋文貞公鐵心石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為人愚

按南卓羯鼓録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深好色樂尤善羯

鼓常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云云

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豈宜有此文貞南和人葬沙河今二縣皆有祠

香祖筆記卷十二